

序——

意念分享

一直对“情妇”有着极大的好奇心，所以我又再度下笔去传达一些离经叛道的思想；并不是我要对情妇歌功颂德，而是，反正烟视媚行的类型已被写了八百遍，不必多我一个加入口诛笔伐的行列。我只是想以不同角度去写一些看法而已。

很多人都以为作者会把女主角当成自己去发挥，其实在我而言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一如我并不喜欢柔弱的女人，但我仍会去写；我也不欣赏太暴烈的性格，但我仍会下笔。当然，我也未曾把苏幻儿当成自己。

我不赞成情妇，我也不十分苟同本故事女主角的偏激，可是身为一个作者，不能因为自己本身不要或不喜欢，而制止自己做某些角色的设定，否则那就枉为一名作者了。

去年完成《罍》一书，居然有人来信告诉我很想当别人的情妇，我才反省自己是不是过度去美化一桩明明是丑陋的事件。不要太被作者牵着鼻子走！我欣赏有独立见解的人；故事看完了，思考意念尚可，千万别被蛊惑了。即使是男女主角。但因是不正常的关系，所以我没让他们结婚；因为不正常的情况就不该合理化，那不是我会做的布局。

不讳言，愈是诡异的身分愈是能犀利地表现出一种尖锐的看法，所以我才会对情妇这种身分有开发的欲望。

而这一本第一人称的小说女主角并不符合正常女主角该具备的条件。这是我的反叛；你们不中意，我也只能说在预料之中。人生但求痛快而已，同意吗？

如果你们会因此书中某些人被安排死亡而准备向我抗议，那我先告诉你，死亡对他们而言是最好的安排。放心啦，死的只是本书中无碍紧要的人罢了。

四月，是什么心情呢？当你们看这本书时是八、九月阳光狂烈的时日。还能体会我怨春的心情吗？

我喜欢很快地完稿，然后让书慢慢而悠闲地上市；当我由八、九月接到新书时，看的，犹如是我久远的日记，有回忆的欣喜。而情妇——已经远离。

第 1 节

我的母亲有许多身分。

“冰晶夫人”四个字代表着画坛上的一个身分，也恰巧是一间具规模的画廊名称。它的背后有着强而有力的靠山，扶持着“冰晶夫人”画廊在艺术界有了稳若盘石的地位与权威；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

她是个知名画家与画商。

她也是某艺术学院的副教授。

她更是个知名广播主持人。

但，最耸动的身分并不是以上所陈列的任何一个。她是一个男人的情妇，是那个男人给了她今日的种种成就与身分；你们会说我的母亲就是人家所说的小老婆是吗？

不不不！

她只自称情妇。不是小老婆，也不是什么二奶、三奶的，她不接受“矫正”过后的称号；情妇就是情妇，她很有自知之明。

母亲的奸夫——原谅我直言无讳的粗鲁——同时也是我的父亲，他叫锺绍正；一个南部建筑界的大老，非常地有权有势。那当然，否则他哪来的本事养许多老婆情妇，以及众多儿子。

许多老婆情妇？哦喔！嘴巴别张得那么大。你以为我的母亲任冰晶是他“唯一”的外遇吗？一个男人——注意，一个有钱的男人一旦有外遇，就不会纯情到只有唯一，他何须“守身如玉”？出轨就出轨，已不必节制。

我的母亲当然也不是“唯二”，事实上我母亲是锺绍正的“唯四”，目前为止“登记有案”的妻子们共有五个。锺绍正有一个正妻、四个妾室和七个孩子，而最小的儿子目前仅有五岁。他的小妾整整小他一半岁数，才三十岁；而他的长子都三十五岁了。

这个锺绍正真是花心不是吗？

很难去形容这个男人，反正一般集威权于一身的阔老们，总会有理所当然的霸气，天经地意地用钱去砸那些愿意受砸的人；愿打愿挨之下，旁人冷眼看就好，多舌就不必了。

我要形容的女子，是我的母亲任冰晶。她才真正是个奇特的女人，在我二十五年的生命中，她给了我骨血身躯。也影响我的成长与思想甚大。

可以说，我，任颖，是由任冰晶女士一手捏造成型，不能说是拷贝复制，只是她特异独行的价值观与爱情观，让我心性长成与众不同，完全与世间道德无涉。也许。身为一个情妇的孩子，原本就理所当然要有偏差的思想，那么——我是该活得坦然安适。

我要说的，当然也不会是上一代的故事，而是经由上一代影响而成型的我——任颖，本身的故事。

星期六的早晨，注定了得以倒楣事件开场。

就差五十步远的距离，太阳恶作剧似的隐于乌云背后，豆大的雨甚至不等我踩入骑楼内，便已滂然如泻洪而下；可怜我一身甫上市的春装。我最喜爱的三宅一生薄外套。也好，暂当雨衣也不枉我砸了一笔银子在上头。

三步并两步的，我终于狼狈却不算凄惨地踩入办公大楼的骑楼内，
“任颖！任颖！”

我正掏出面纸小心地吸着脸上、发上的雨水。背后传来急切而欣喜的叫嚷。会这么肆无忌惮在大庭广众之下鸡猫子鬼叫的人，通常代表没心机，并且也代表爱现而不尊重他人有享受安静的自由。

是的，她正是这种人，当之无愧，

高跟鞋清脆声响已近，我擦完脸上的水分，适时露出明媚十足的笑脸迎向她——田聚芳小姐。

田聚芳大红的唇噘成性感的O型，鲜红蔻丹的手指习惯性地点了点我，一副令众生倾倒的媚态：

“恭喜呀！你飞上枝头了。”

飞上枝头？这是哪个世纪的用语？我眨了眨眼，甜蜜而天真地反问她：“你在说些什么呀？”

田聚芳勾住我的手臂，往大楼内走去，旁若无人地散发她美丽的姿色，并且接受种种迷恋或妒羡的眼光。

“今天一大早，人事部飞快地公布一项人事异动。大夥凑上去看，你猜怎么着？咱们性感、英俊、风流倜傥的楼副总竟然直接下令，指派你去当他的秘书哩！这不是飞上枝头要叫做什么？”

我掂掂她语气中的尖酸。有些好笑，不过她会有这种反应叫做正常。

“我记得他不缺秘书的。”

“笨！”田聚芳爱娇含嗔地推了我一把，这个动作使得她低胸套装包里住的巨波震动，震傻了同电梯那一票男士，眼睛差点凸出来。我还真替她担心，如果哪天那对豪乳跳出衣服外该怎么收拾。

田聚芳满意收效的程度，捂嘴娇笑，细声细气她偎近我，很技巧地利用我遮去每一双色眼；欲遮还露是肉弹美人最高深的修为。

电梯到了五楼，她立即代我打了卡，然后拖我进化妆室。她有话是藏不久的。而当男人很多时，卖弄风情是她唯一的要事；这是“花瓶”的生存法则。

站在镜子前，她小心审视自己完美的妆，生怕有一点疏漏。一边开口道：

“上星期他才把林小姐调走你忘了？”

是的，那时是一桩流行的小道消息，不过没有人会觉得奇怪；林小姐早晚要走路的。人人都清楚身为企业家第三代的杰出青年们几乎秉持“人不风流枉多金”的惯例。她们的顶头上司更是那票二世祖中的佼佼者。那个楼副总先生风流花心的程度与放浪形骸不相上下，而他用过的女秘书全是美貌丰满又稍有头脑的女子；他也不忌讳让人知道他把女秘书当点心来用。不过货银两讫的原则下，他要求演什么就要像什么，上班时除了能抛媚眼外，也要能做事，绝不容许有所骄恃；而下班之后立即躺在地上当荡妇，他也会含笑接受。

这是一条公开的游戏规则。有钱的大爷们玩得天经地义，想清高的女人们就不要靠过来，拜金的女子自掂斤两来参与，大家玩得愉快，交易得甘心也就成了。

不过拜金女子的致命伤往往是笨到以为当了上司的枕边人之后身分立即不同，连乌鸦也会漂成了孔雀，得意忘形了起来。公私不分是忘形的第一步。

楼公子回国接管副总一职才一年，目前已换了四个女秘书，全是那么一回事；大家心照不宣，天天看重复戏码上演，犹如看八点档的剧情，虽然无聊，但又舍不得放过。难得楼公子有兴致提供话题给人咬舌根。

冷眼看待是一回事，可是如果此刻事情与我有关系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楼大少“钦点”了我？老天，我进入公司一年半，还不曾与他老兄有五十公尺以内的对视机会哩！偶尔由公司月刊上“瞻仰”到他玉照，才描绘得出他的相貌，那么，他老兄是吃错什么药了？记忆中，楼逢棠公子猎艳时会亲自“面试”三回以上才会点召与“宠幸”，那我咧？走了什么瞎运？不明白。

“我记得他手头的名单比电话簿还厚，而且他们十楼美女窝的高级秘书，

他想怕还没一一看完吧？”我看向镜中被雨水打去所有造型的长发，掏出梳子刷着。

田聚芳从镜中瞄我，不掩眼中一闪而过的妒意：

“连吃了四道乳猪，也该改个口味找只媚媚的猫儿来尝尝吧？”比喻得不伦不类。

“猫？”我轻笑。活了二十五年。唯一说过我像猫的只有我父亲。不过楼大少的女人们清一色是三十八寸丰胸、二十三寸蜂腰的国际标准，相形之下我确实不是一道大餐。

“记得今年春酒的员工聚会吧？公司请人来拍成带子，想在以后做宣传片呀。今年由你当司仪主持抽奖对不对？结果星期四晚上，闲着没事的楼公子居然放了那卷带子看，当下就决定找你当秘书了。昨天看完你的资料，今天下人事命令。唉！早知道我就是拼死也要抢当司仪了。”她用臀部撞了我一下：“快点想想要捞什么好处，别学那些笨女人一心想当楼夫人。早知道十楼以下的女人也有机会受眷顾，我早甩掉王新洋那个肥猪了。”

王新洋是我们这一个企画部的执行经理，能力不错，就是好色。身为花瓶之一的田聚芳就是靠这么点关系存活在这栋办公大楼中。

世间什么女人都有，各有一套生存本领。

“等我看到他本人再说吧！至于身价问题，我会先掂掂自己斤两再去议价，别急别急。”

田聚芳勾住我的手：

“你一向聪明，是我们卖色相一族的希望。”

我与她大笑了出来，好一个希望！

在这种社会中，人人总要有一招半式去站稳自己的脚步！不不！我一点也不清高，生存才是我唯一的目标；让自己过得好，更是最高行事原则。

最重要的，是看清自己本质，理直气壮地去做自己。田聚芳是花瓶，靠色相保饭碗，那又怎的？她坦率，她连妒意都不隐藏；人际关系中，我偏爱与这种人来往，所以也将我自己丢出道德线之外，让他人指指点点，不讳言，在公司之中，我的评价向来不高。

因为评价不高，往往我更能看到真正人心的本质。皮相之下，精采得让人赞叹不已；看人，也是我快乐的方式之一。而我呢，则用花痴的表相装饰出“任颖”这个人。

我是个美丽而无脑的女人。不错吧！

* * *

“哟，飞上枝头了，用什么手段呀？”

“难怪看不上方主任的心意，原来想钓的是只大金龟呀！”

“我就说这骚蹄子总要露出狐狸本色的，她那种气质恰恰是情妇的命。”

三姑六婆们在嚼舌根，并且清楚地知道那些声音一定可以全然不漏地传入我耳中。

是妒吗？羨吗？

我常爱聆听这种闲言闲话。其实由一个人的谈吐，很容易可以看入那人的内心。而这些人口诛笔伐的背后，往往以一种清高自许的姿态，动用道德的规范，去践踏别人的行为；但实则心中含妒。

妒什么呢？妒那些不伦出轨的女子居然敢无视规范、不在乎言论指责

地去破坏道德，而她们却不敢，也不能；因为她们是良家妇女，四个字令她们动弹不得，根本不能有行差踏错的时候，因为她们承担不起后果。于是她们只得以这种方式去发泄。

语言是可怕的东西，伤害他人并不算什么，可怕的是你出口的字句，容易让人将你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我向来沉默，是因我讨厌无所遁形的感觉。

那厢有道德人士批评不休，这厢有花瓶一族不算太真心地来恭喜；我正等着十点十六楼报到。

世间哪有真正的朋友？肯笑脸迎人做功夫，已是功利社会上值得感激的事。人人都争着爬高处，真心反是一种负荷。

“任颖，上了十六楼别忘了提拔我们呀！”

“一定一定。”我笑着，一副忘形得意样。

“可要好好抓牢楼大少呀！至少要有银子、车和房子。”又一个高声扬来。

“那是当然！”我捂嘴大笑。

“可别太早成下堂呀！”这一个音调不太客气。

“我相信自己本钱够啦！”标准的花瓶自信。我摆出性感的表情回应。

哈啦没有多久，主管召了我进去，我才终于可以收拾回假笑的面皮，让它正常运作。

我的主管也就是田聚芳的“中”鱼——王斯洋；大鱼之名只有富家公子才配用。

在这个公司只问能力，不问操守，要养花瓶就得付出代价；业绩不好的部门，随时有饭碗不保的可能。所以王斯洋算是不错的了。

“坐。”他摆手。

我含笑坐下。风情万种地看他。不是我说，而是王先生部内中的女子大多美貌比大脑强，我们为人部属的就要懂得生存之道。

“你终于熬出头了。我早看出来你会成功。”他抽起烟，透过烟雾凝视我。

我含笑回应，说着言不及义的话。

“那里那里，只不过是当秘书而已，算什么大成就呢？”

他的表情有些惋惜：

“你看似随和好上手，但一年半下来，我才惊觉你将自己保护得多么紧密。”

“哎唷！经理，说这什么话！是您看不上我的，要不是您已是阿芳的人，我哪会孤家寡人到现在呀！”

王斯洋只是一迳的笑。

“如果你不愿意上去，我会代你婉拒。其实我觉得方主任适合你。”

每个人已笃定我会成为楼公子的枕边人，活似他们已亲眼看见了似。是他名声太狼籍，还是我看来一副随时准备上床的样子？嗯，值得研究；我对楼公子的好奇心更重了，不上去未免可惜。

娇俏含嗔地挥手，瞪大我的双眼：

“经——理！方主任一个月才三、四万，连我的外套也买不起，等他爬上高位，我都老得进棺材了！您怎么可以说他适合我？他才养不起我呢！”

王斯洋皱眉地审视我，久久不语，我知道他对我的看法又产生了无比的不确定，自以为是的人总要吃点苦头。我含嗔的面孔一直维持着，势利的

眸光也闪闪灼亮。剖析呀！我看你怎么把我看个透明！

但，最先出声的不是我们之间的任何一个，而是倏然推门而入，并且扑向我的一名女子：

“你这个贱女人！为什么方大哥会瞎了眼爱上你！”

我躲开，庆幸自己警戒性向来不低，否则老天爷，被那一双爪子割伤，我还能见人吗？我拒绝身上产生任何不名誉的伤口，尤其出自这种冤枉。

定睛一看，几乎吹出一声口哨！好精采啊！伸张正义的是部门内甫加入的菜鸟，清新的大学新鲜人高伶兰小妹妹，而门口站着像尊石膏像的不正是才被我批评完的方主任吗？这画面常常上演，不管电视中还是小说中，不过主角不是我，我扮着大反派。

好吧！反派人物也该有反派人物的扮相，不可失职。我冷笑且刻薄地出声：

“小丫头，你活得不耐烦了？敢攻击我？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什么德行！”

“你这个娼妓！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社会，公开荣升妓女宝座竟然洋洋自得？你真是女性之耻！”

如果不是门口那位方先生抓住高伶兰，只怕我是不能安好站在一边说着坏女人专用的台词。我只是奸笑、媚笑又娇笑地展示着我的风情，现在尚不用我多话，另一边的人马会自动代为结尾；门口的观众正多，我可不能让她们失望才好。

王斯洋涨红脸：

“放肆！伶兰，你这是什么样子！你别以为你是我甥女我就会任你胡来！方主任。她是你的下属，你自己看着办！”

方主任眼中含悲夹痛地盯住我。可见我那一番话彻底伤了他自尊心与痴心。我冷冷一哼，别开了眼。

“方大哥！你睁开眼睛看呀！为什么你会看上这种虚荣的女人？我是没有她美。但我是真心的呀！为什么你还想在这种时候求她留下？看看你得到什么回报？她看不起你！”高伶兰鄙弃且愤怒地吼着，企图唤醒一颗盲目的痴心。

那真是精采无比的一幕高潮戏。并且是临场感十足外加声历音效，站在距离以外，津津有味地看着；也许他们分外卖力的表演是为了送别我吧！给我一个纪念。

门口一双双鄙夷的眼神，愤怒的上司、痴心已碎的男主角、芳心暗许的女主角，加上一个坏女人我。

稀奇呀！二十世纪末尚有这种风光可看。

最后，男主角羞忿地跑了出去；女主角似乎对我骂了什么，也追了出去，然后上司掌控大局。大声斥责那批下属看笑话，一一点名炮轰了出去。

十点了，我也该由此下台一鞠躬，去赶场登上第二个舞台。

登入电梯，按下十六楼的键，我看向镜中的自己，看到一张花瓶该有的面孔

美貌与肤浅。微微一笑，满意我双眼的长睫毛遮去我的冷然，没有人看得进我的灵魂深处。呀！我是这般邪恶与深沉。

这样的玩世不恭，其实也是一种生命的对待方式。无愧于自己，亦无妨于他人，谁能批判我的是非？

这是什么世界？高伶兰小姑娘总有一天会知道。这是个自由的世界，道德规范的枷锁是随人要不要取用的，不是说他们力主清高，就可以强迫他人亦随着那条规则去就范，所以有人可以正义凛然，自然就有人可以小奸狡狴；有人视财如粪土，也由得有人金钱至上。

但凡不犯罪、不偷抢拐骗，就可以抬头挺胸活下去。

那么，我呢？

一大早这么一搅和之下，我大致已被贴上了好几个标签，例如会成为某人的性伴侣、会去钓金龟、会无所不用地卖弄风情、会拼命挖来金山银山……

是谁在兴风作浪呢？身为事主的我都没有如此强大的幻想力呢！真谢谢那票替我想好剧本的卫道人士们。我会尽量不负众望的。

十六楼很快就到了。

一踏出去，迎面而来便是宽敞明亮的大空间。本该是令人心旷神怡的舒适却因快速的节奏步调压来一片闷窒感。不愧是高级办事区，没有四、五楼的闲散；看来这儿的层次又高了许多。往往杀人于无形，根本不必三五成群去嚼舌根，这是手段高超者玩的方式。

光是气氛迫人对我而言就是一个下马威，不过我发现我的一颗心扬起了无比的亢奋，真不知这环境会是怎生的刺激！在五楼待了那么久，简直无聊得快要离职另觅乱世之地伸展身心了，楼公子的点召令来得及时，主动将层次提升。我这样的空降，又在大家有色眼光的期许下，日子应该过得不错，希望无聊的感觉不会太快来找我；因为好战场不容易找呀！唉，我正是千夫所指之唯恐天下不乱的女人，该当何罪呀！

“你好，我是任颖，上来报到。”我走到接待处，对忙碌的小姐说着。

柜台内有三名小姐，同时抬头，难掩暧昧眼中的了然，也像在评估什么。不一会，两名女子互看一眼传达讯息，才由一人拿起电话按了内线。不久，便回应我：

“往右走。长廊的尽头是副总经理办公室。以后请多关照了，任小姐。”

“那是当然。”我笑，转身住指示的方向走去，清楚地感应到众多打量我的眼光。

在这一层楼有两大部门的菁英份子，以及会议室、会客室，其他全是主管办公室的占用地；人少，所以宽敞，采光绝佳又无区隔，是个不错的工作地点。据我所知，大楼以下每层楼都不下六、七十人。这栋楼是楼氏企业的总指挥中心，任何一项企业的控制总部皆在此；中央集权自然是有其冒险性，我的看法是如果敌公司投来一颗炸弹，只须一刻，楼氏企业立即成为明日的历史。这是风险，但我想没有人会想这种耸动的事件——我之所以会想，是因为我无聊。

站在气派的办公室大门前，我深吸了口气，然后敲门。会是什么样的人呢？如果单单是一个风流自许的急色鬼就颇令人失望了。

“进来。”门内传来低沉悦耳的声音。

门内的男子有一副好嗓子，基本上已拥有百分之三十的本事去当一个吃香的男人。

我打开门，进去，无声地关上门，方才开始搜寻闻名已久的楼公子，顺便打量高级主管室的陈设。由语言可以去猜一个人；同理，陈设空间的物品也是一种性格表态，但这回时间不够充裕到我去推测。我没有在大办公桌

上看到人，一楞，才看到楼公子正悠闲地坐在一组深棕色真皮沙发组中的单人沙发上盯着我，以一种以逸待劳却又占尽优势的狩猎姿态布阵。

他果真是想狩猎我当他芳名册上的最新一码编号。

是个俊男人，十分地俊美。如果刚才他的声音有三分的资格去当花心男人，现在他该是满分了；才由得他吃遍各色胭脂，要燕瘦环肥都只须勾勾手指就可得。

我扬着眉，对他抛了一记媚眼，含着一半试探、一半含蓄，合宜地表现出乌鸦期待变凤凰的虚荣样；我知道这是他要的。一照面，我便知道自己要扮演什么角色，只是尺寸的拿捏之间，我还在斟酌。

“楼副总，我是任颖。承蒙您的抬爱，我会尽心尽力为副总效力的。”我的声音从来也不属于高亢清亮，于是低沉的声音便得以沙哑点缀性感风情。

“过来。”他高高在上命令着。眼神并没有急色鬼似的贪婪，可能，他的性游戏也是讲格调的；反过来说，也可能是我不够性感，让他必须再看看。

我款款走近他，挑了他左手边的长沙发坐下，坦然地与他对视；在他把我当猎物看时，我也把他仔细地打量了一番。性与爱情都是我不曾涉足过的领域。那是因为这种游戏涉及的是两具纠缠的身体，我会更加慎重。

如果我起了那种兴趣。必然要找称头点的男人才不会亏待自己。他会是个高明的性伴侣、浪漫的情侣，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不会真心。我想我是有点心动了，何妨与这名花心大少玩上一手呢？在他也有意的情形下，我相信短时间内我们会过得相当愉悦且没负担。

不否认我贪恋表相，帅帅的面孔、衣架的体格；感官上的欢愉而言，这两项缺一不可，否则岂不是太亏待自己了。

终于，他看够了，也开口了：

“我希望你会觉得当我的秘书不会太为难。”他勾出一个坏坏的笑。用眼睛调戏我，而他的身体放松闲适，并且没碰我一根手指，可是我却能明白地感觉到他的调情。这个男人果然高竿！

我的兴趣充分被勾引了出来。当今世上会调情的男人不多见了。

“怎么会为难呢？您都不知道，今天早上人事命令一传下去，多少人嫉妒我呀！能陪伴在你身边真是太荣幸了。”我眨着眼，一点也没矫饰自己的得意。

他笑道：

“看来你是名聪明女孩，不会故作清高正经，那省了我不少时间。你知道，我没空去与你捉迷藏，你值多少我也不会亏待。”

“那是当然。我不会有非分之想；您未来的夫人岂是我们这种见不得场面的庸脂俗粉。”当他的妻子一定很不幸。我不会往虎穴去跳，又不是傻子。

他抬手撮抚着下巴。眼光不瞬地盯着我。看得出来他有刹那的迷惑与警戒，一如十分钟前五楼王斯洋的眼色。我赶紧保持面孔的正常。

这种拉锯研视持续了一会，他才又道：

“还有，上班时间，别仗恃私情而公私不分。我希望第五任秘书可以看久一点。”

“是的。我明白。”我笑得谄媚迎合，学他放肆的眼光去挑逗他。

他伸手掬起我下巴，但也只是轻轻带过，没有久留，一会，口气转为疏冷：

“下去吧。明天开始上来，在没有私人关系之前，我希望你的能力符合

我的要求。”

也就是说。他还要观察我？

我起身：“那我下去了，楼先生，分内工作相信我不会弄得太糟糕。”反正这男人应也不奢求全能的女秘书吧！在他把肉体也列入选择的情况下，他该有那种自觉。

“我明白。”他应着，又道：“那样就行了。”潇洒无比地耸了下肩。可见他对我这种拜金女子的期许向来不高。

我点头，走往门的方向；而他一直在看我。

当我手碰到门把时，他叫住我：

“你是否……有特别之处？”

我侧着身子看他。看到他眼中又是一抹深思。我眨眼：“我当然是特别的！”爱娇的口吻回应他。

他眉宇又回复冷漠，似乎再度肯定我与所有拜金女无不同之处，那种冷然居然仿佛含着某种失望的成分。是吗？我一时之间没有定论。

“你走吧。”他命令的口气有些无情。

“是！”我轻快地打开门，欣喜于他的无情。说真的，敢花心就要是全然无情，否则太多情的花心只会弄得一身腥味，跳太平洋也洗不去。

他为什么会看上我呢？我并不想知道。我只怕他会知道我把他当成爱情游戏中的男伴看待；我愿意与他搅和，是因为看中他的肉体。

身为一个狩猎者久了，必定痛恨被当成猎物。以前每一位女子要的是他的人、他的金和他的地位。他可以明白，并且防得滴水不漏，可是如果他发现我相中的、是他的身体，呼，那我真的要小心了！这个男人能够无情，就必然不好惹。

不被他看穿将是我必须下注的风险。我相信，堂堂楼逢棠公子一旦知道自己被当成牛郎。一定会对我的生命造成威胁。所以，我要小心，很小心。

第 2 节

我的父亲是南部的大建筑商，他的女人们最远只能分散在台中以南、屏东以北。住在台中的，自然是我母亲了；而住屏东的，是备受父亲冷落而致流放在外的正妻；其他三名妾室全住在台南，并且宅邸与父亲的居处都相距在二十公里内。很奇怪，我父亲坚持独自住一处，想要任何一个女人时，就动身去其香寨住一阵子，并不留女人在他的宅子过夜。

我想，那是我唯一相似于他的地方。

从我上台北读专科时，母亲买了一间二十坪的套房送我，我的套房从不曾有外人踏入过；就是母亲上台北时也会去父亲的别墅休息，让我的小窝完全为我所用。近七年了，我的世界宇宙不曾有人分享过。母亲说，我是个顽皮却自闭的孩子，而她从不曾试图改变我；因为她说人人都该有独立自主的人格。不该为谁而改变。

近日来母亲频频上台北，为了她画廊的事宜；而我便有机会常见到她。

今日是星期日。一大早我一身轻便，脂粉不施、长发不弄造型。便搭车前往内湖拜见我的母亲大人去也。让她分享我的种种恶形恶状。

近几年母亲已不再开画展，虽然仍有作品，却没有公开的打算，她比较致力去提拔新秀，因为她对当“画家”已无兴致，反倒是对“画商”比较有挑战的雄心。也恰巧她教过的学生中有一个潜力甚佳的。这次北上，母亲就是要看她的门生创作情形，以及要讨论如何去包装一个画家，

我到别墅时，那个新秀还没到；我与母亲坐在阳台的花棚下喝水果茶。

“还记得你专科毕业时的志愿是什么吗？”母亲问我，白色的罩衫被春风拂成波浪，飘逸极了。

我着迷地看着，回应道：

“当一只花瓶。”

“锺先生听到我转述时，当场喷出口中的参茶。”她笑得爽朗。

母亲一向在我面前叫父亲为锺先生，而平时他们两人相处时只叫他锺，致使十岁以前我根本不知道父亲的全名是什么。

“当时他赶来台北直说要拎我回家。”虽然我不入锺姓，但我依然是锺绍正唯一的女儿。正常的父亲都不会允许他们的女儿去沦落到卖色相，尤其父亲自己正是专门玩花瓶的男人，分外不能接受。

“到今天他依然会埋怨我对你的放纵。”母亲面对我：“但我一向觉得你懂得让自己快乐。生命的价值莫过于此。”

我把头靠在母亲肩上，轻声道：

“短期内我想尝试爱情的滋味。”

“哦！安全吗？”母亲拨弄我的长发，在我身边呵气：“相错了人可就惨了。有些男人会爱死你，沾上了，死也甩不开。多烦心。”

“安全的，他是花心大少，花得没心少肺，万无一失。我并不期待爱情，我只想拨一点时间去玩玩看，既是要玩，就要找调情圣手才值回票价。”

母亲的眼眸闪着恍然：

“那是你辛苦扮花瓶想要的结果了？”

“当初不是，但有这种结果我很乐见。我只想体会人人唾弃的身分是什么滋味，虚荣、矫饰、拜金，我在夸大展示着人心中必然的欲望，不料人人唾弃。妈妈，人心真的好玩呀！”

如果我乖乖地站在道德线内去做事，哪里看得到精采的人世百态？搞不好又多几个二楞子来缠我，那我逃哪儿去？”母亲问我：“之前那个方主任解决掉了？”

“无形的“心”多碎几次对他有好处，叫他以后眼睛睁大一点，什么锅就去配什么盖，不要妄想越界。”我排斥痴情，尤其加诸在不领情的人身上。在我觉得，情这东西也是人类刻意去夸张的一种欲望，可以存在，但为何存在的结果是要绑住两个自由人共度一生呢？人生终结在二、三十岁真是太黑暗了，我万万承受不起。

母亲温柔地拍抚我颈背，我继而又说出我的不甘：

“妈妈，我与他一定会上床，但我不想让他占优势，那会使他想去研究我。你知道男人都有着“处女情结”，活似开了苞就是主宰似的。我要怎么让他知道我的初夜不是为他保留，而且必然有那么一个的情况下，他恰巧是先来的那一个？”

“先找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上床呀。等会来的男孩不错，搞不好也是处男，你们参详参详。”母亲很认真地代我想法子。

如果是处男，我会比较甘心，于是我一点也不反对，若让楼逢棠看到

我的落红才糟了呢！是处女不打紧，必须找出一大堆理由解释才冤枉；我何苦那么累？

“你打算与那男人玩多久？”

母亲知道我的耐心不够好。

“他平均三个月甩掉一个，我最长只拖半年，到时我会离职；反正那个公司能玩的东西全玩过了，待着也没意思。呀！往后我可以很得意地带着我的孙子站在楼氏大楼前炫耀我的丰功伟业。”如果那时掌龙首的是楼公子的话就更棒了。

母亲说出她唯一的忠告：

“花心的男人要防着点。每次一定要用保险套，否则得到快乐的同时顺便附带A字头的病回来。你就太对不起我了。”

哦！这一点我倒是没想到！的确要防着点，谁知道他身上有没有脏东西潜伏着。

“哇！妈妈！当年你好勇气。都不用套子的？”否则我哪会出生？

母亲直接推开我，叹息：

“那一次用的套子是破的。害我有孕后生怕也有性病上身，确定没事后才允许你父亲再亲近我。我怕死得很！那时锤先生终于知道我当真只爱他的钱，而不再以为我真正爱上他。”

老实说，我感觉得出来，即使母亲之后父亲又有一妾，但父亲最想要的还是母亲的一切，不过我这潇洒而理智的妈则直接拒绝。如果说她一生有非爱不可的人，那就只有我，因为我来自她的骨血；当年既然出卖肉体去换钱，她就不会多付出其它的东西让自己蚀本。

父亲是有些贪心，活该得不到。

楼下传来电铃声，我与母亲一同下去。在仅剩的一点独处时间，母亲接着我道：

“女儿。千万要让自己快乐，路是那么多条，而我们却只有一个身子去走。丧失许多机会成本是必然。但你只须要选择最得你心的路去走就行了。”

“我知道。”我应着。一颗心已飞到楼下，想看看母亲推荐的处男是否出色，我只想多一些有利于我的条件去投入楼逢棠的爱情游戏中。

我是一名不愿败的女斗士。

应宽怀就是母亲口中的上佳人选。唉，可惜我没有与他上床。

不是他看不上我，也不是我看不上他。事实上他与“二愣子”的头衔有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以一个画匠而言，他算是其中佼佼者，加上身材修长，不算英俊的面孔有一种介于斯文与狂狷间的气质，很是吸引人；可是，他灼热的情怀只宜泄在我母亲身上。他竟是狂恋着、暗恋着我的母亲，才使他目前二十八的年纪，依然没碰过女人；理所当然，他是死也不会碰我的，不过我们相当投缘。

爱屋及乌之下，应宽怀在母亲回台中后相当地关照我，我也无可无不可地与他成为朋友。反正他算是挺有魅力的男人。此时，我必须多由一些异性朋友身上去了解男人的看法，否则面对我的新游戏，只怕稍有不慎，我就会死得很惨；楼逢棠不好惹。

这日下班，他邀我到他家吃饭；反正顺路不麻烦，我便过去了。

看到他的作品后，倒是令我有点惋惜。这人是才华洋溢的，却为了配

合母亲的计画而去画一些讨喜的作品。上回在别墅看画，只觉得精致美丽，无一瑕疵，但充满了匠气。中国传统绘画中。就属工笔昼最为精致、富丽堂皇，但因不易学习，反而少人投入其中，可是画作的价码向来高，母亲相中了这种市场，决心栽培应宽怀为工笔画家。就我所知，工笔画不管画得如何出神入化，也只会被称为“匠心独具”。因为太写实、太精致，注重描绘功力，其评价反不如各种杂七杂八混成莫名其妙图案的抽象印象画。画坛其实也挺令人不解那一套标准的应用法。

应宽怀的水墨画会令人感到一种孤独中见祥和的气氛，我想，那就是所谓的境界了吧！

但母亲竟是不让他在这方面示人，为什么？下回见到母亲一定要问一问。

“你的画有席德进的风格。”我站在一幅昼前说着。

应宽怀端出一大盘义大利面与一锅海鲜奶油浓汤，放在饭桌上才走过来，微微一笑：

“这一幅是四年前画的，那时学水墨昼，便临摹了席德进的一幅“海山相照”，然后改造成这一幅。”他看向我：“眼光不错，怎么没有承老师的理念当个画家呢？”

“我讨厌弄脏手，只想坐享其成地欣赏。”

他定定凝视我好一会。

我伸手在他眼前招动着：

“别找了，我身上没有我妈的气质，相貌也只像五分而已。”

他叹口气，拉我到饭桌旁坐定，替我夹面舀汤。

我双手撑着下巴，逗他：

“我不美吗？”

“相当美。”

“有人说我比我妈更美。”

他点头，口气有点阴郁：

“想必令尊仪表不凡。”

我大笑，逗这个人太容易了。我真的无法想像一个二十八岁的男人会心仪上四十八岁的“老”女人。是的，我的母亲依然有着风情妩媚，但岁月的痕迹仍是不留情地刻划在她脸上，怎么还会有人不长眼地恋上呢？而且一栽进去就是七年，真是浪费光阴呀！而且注定不会有回报。

“吃吧，希望合你胃口。”

我接过面，很捧场地吃着。很快吃完一碗，让他添面时的空档，我问：

“一个男人如果想逢场作戏，发泄自己的生理需要，那么他们会希望找什么样的女人玩？”

他奇怪地盯着我，然后以艺术家特有的犀利眼光看了我一会才道：

“你真的想玩火？”

老实说，星期日那次初见面我吓到他了；打一照面就问他要不要与我上床，解决我的困扰。后来他死命拒绝之余也好奇我会那么做的原因。我只告诉他对“处女”身分感到没意思而已；看来今晚他是不想被敷衍了，有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决心。

“怎么算是玩火呢？生命是这么短暂又宝贵，我怎能虚耗在循规蹈矩、浑浑噩噩中？你们艺术家不是比一般人更离经叛道吗？怎么会以为我的行为

不妥？”

“只要你真的明白自己在作什么，并且真正地去享受过程，而不会被游戏伤害到。”他摇头：“你要够冷血才行，但你并不。”

我扬起眉，

“哟，这么快就了解我了？我真是透明呀！”不向别人辩论自己是我的行事方式，因此对于他的说法，我没有抗辩的心思，只是淡笑。这个人太轻易去对人投注关心了。难怪会随便去抛掷一分感情。

但身为艺术家。在性格上必然要有其执拗与狂狷的脾性，才能奠定自己创作的特色与方向，所以我不当画家嘛！生命在过程中轻易去定位方向、心性，那岂不是无趣？

我依然坚持我刚才的问题：

“回答我吧。让我确定一下。”

他搁下筷子，手指摇着下巴，想了许多：

“我不知道你要玩火的男子是否有特别之处，如果他只是一般花心男人，那么他会期望你美貌、听话，不要给他惹麻烦，然后以金钱就可以摆平，不会向他索取爱情与婚姻；电视上不都那么演吗？我有几位朋友也是这么做。他们会娶温柔清纯的女人当妻子，可是他们的性对象最好身经百战、冶艳热情。完全不谈道德的去放纵自己。男人的想法很坏，你最好先明白这一点。”

如果楼逢棠真的能坏到底，那么游戏才玩得起劲呀！一般而言，男人为了怕麻烦，向来公私分明，极少会放自己的性伴侣在公司中朝夕相处，因为各方压力不说，身为花瓶的女人能力能好到哪里去？麻烦的花瓶女常不管时与他的发娇嗔、使性子，做不到公私分明，也就会连累到那个藏娇的男人。因此我会挑上他，实在也是好奇他怎能不记取教训，反而一再将床伴兼秘书两种身分合为一种来使用？不过他也是无情的，一旦有秘书不遵守他的游戏规矩，马上斩断一切关系，给一笔钱叫她走路。

本质上，我赞叹这种花心不已、却又无情到底的男人。够强悍！耍起来才好玩。

这感觉有点像玩高空弹跳。但求生死关头一瞬间的刺激。

唉，那会是怎么样的开始呢？

我调上十六楼才三天，而这三天恰巧楼公子出国。我便由秘书室的主管带领熟悉业务。

而明天。他就回来了，我这只花瓶要努力扮演好身分上该有的举止。可不能让所有人失望呵！哈哈！

我手上打的文件。下午两点开会要用，而此刻我才打了二分之一。以我在校一分钟打四十个字的成绩，眼前的效率只能称作“乌龟在爬”，一分钟有五个字打上萤幕就偷笑了。

不是我故意摸鱼，实在是身为出卖色相的花瓶就不能太卖命，若抢光了一票没色相可展示的员工们光采，只会招人嫉恨而已。楼公子一早只给我这份工作，我大可慢慢来，以他认定的能力去完成工作。

在这公司一年半了。我进来，并不是为了升官，也不为发财，当然也就没有卖命地去做一些超出薪水袋要求的事情，也没有抢谁的风头过，工作上不失误，平庸无奇地做着分内事；而众多花瓶中，我也不是最闪耀的那一个，只是平凡地拥着其他亮晶晶的花瓶之光。我只是慵懒地品味着人生百态；

若想冷眼看人，置身事外。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失色而平庸，先别招人瞩目才是。

不过，会让楼逢棠看中是意外，也是我失算，才会一夕之间成为所有人瞩目且说闲话的目标。也好啦！那就不负众望地来演一场肥皂剧吧！反正我只玩半年就会走人了。

清脆的高跟鞋声由远而近地响来，在盖过我的键盘声之后，我终于懒懒地由文件中抬头，看到一张亮丽娇俏的少女面孔。可惜了一张好容貌，竟是皱着眉、垮着唇的。

“听说你是我大哥的新欢？叫什么名字？”

这个看来不出二十岁的新新人类，口气单刀直入地向我开战而来。若不是她挑明了是楼公子的妹妹，我还当是哪一任情妇前来示威呢！现代的妹妹都这么嚣张吗？我一手支着颈子，拨弄长发卖弄风情，用慵懒性感的声音回应着她：

“哟。原来是楼小姐，这么快就来拜见嫂子啦？免礼免礼！以后还要仰仗您的关照哩！”

“你……你不要脸！少在自己脸上贴金了！我哥哥只是玩玩你，你当真以为自己是凤凰啦？我告诉你，我们楼家的未来少奶奶是汤氏企业的千金。你连她的一只手指头都比不上！”

是不是每一任秘书都遭受过这小妮子的炮火呢？身为企业家的千金就是有这么点嚣张的好处。不过，嘿嘿。不好意思得很，我拿的薪水不包括承受他人的颐指气使，所以我不吃她那一套，逗逗她倒是可以，反正日子太无聊了嘛。

“未来的小姑，瞧瞧，火气这么大。您该指责的人不是我，而是办公室内那位钦点我的老板才对，我是身不由己的呀！”扮出一张无辜的脸，我看到楼氏千金脸皮一抖一抖，涨红到几乎可达脑充血的标准，就不知那红晕是气急败坏，还是一时找不出话骂人憋着气等着中内伤？真是坏心的我呀！怎么可以玩弄小女生的脾气呢？“哎呀！小姑。为什么脸那么红？你不必太惭愧，因为我不怪你的鲁莽无理的，要不要喝杯水呀？要不要——”

我的猫哭耗子终止于小女生的暴吼。

“你住口！你这个坏女人，我撕了你——”

喝！扑来就是十指利爪，我很快地闪到一边。真是野蛮呀！为什么近日来老是有人要伸张正义扑灭我这个坏女人呢？就算是坏女人活该被追打，也要干出坏事才得接受报应吧？不公平，我目前为止什么都还没做。

三寸细根高跟鞋在逃亡时是很不实用的，我躲过了蛮女的攻击，却拐了一下往后倒去，眼看就要撞到副总的办公室大门了——要命，我的报应不会这么快就来了吧？不公平，我根本还没兴风作浪呀！

一只有力的手臂在千钧一发时勾住我的后腰，我跌入一具雄健的胸膛中，闻到了淡淡的古龙水香味。是他！楼公子。我努力压榨出两滴泪，转身抱住他呼天抢地：

“副总，救我！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一进来就打人！”

楼逢棠将我格开，低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含着微怒与不耐烦，然后再以苛责的眼光瞪向他使泼的妹妹：

“逢欣！你最好有很好的理由！进来。”

“大哥，我——”

“进来！”他平稳的声音不必提高，便有无比的威严让人屈服。

我连忙勾住他手臂。娇媚且坚持地看他：

“副总，在您清算家务事之前，是否该让令妹还我一个道歉？”

“你别想！你算什么东西！”高傲的楼小姐率先发出鄙夷之吼声。

楼逢棠显然也认为我不该有这种要求，只冷淡道：

“我会以另一种方式赔偿你的损失。逢欣，进来。”说完，拨开我的手，率先回他的办公室。而尾随于后的楼小姐向我扮了个鬼脸也闪了进去。

我没有生气，坐回我的办公桌内，玩味着那两名“高级”人类；看来他们是真的将我定位在次等人身上了。

多奇怪的阶级区分，男人们想逢场作戏时，少不了我们这类的花瓶，但心底却又无比地鄙视，完全不给一丝应有的尊重。楼公子看来是认为我没有与他平起平坐的资格了。

性，实在是奇怪的东西，男人在发泄时全然不谈爱不受、喜不喜欢，甚至愿意去找他们所轻视的女人，而不找正经女子；因为他们不想负任何责任，不愿为性而毁上一生。男人因性而去性，而正经女子往往用性来换爱，这是男人沾不起的代价，宁愿找用性去换金银的女人。但同时，评价的高低立见，所以一旦非结婚不可，他们会去找用性换爱的正经女子；而我们这种人活该被踢到十万八千里外。

而眼前这个男人，甚至连敷衍我也没有。我还没给他咬上口，他就这么不屑了，那一旦沾染过一层关系，哇！那可真是百分之百的应了“弃若敝屣”那句话了。

我轻轻吹出一个口哨，开始想着自己是不是该好好捞他一笔金银财宝才拍拍屁股走人。

他要拜金的女人，那就不负他所望地拜金个彻底吧！

环视这间十坪大的秘书室，猜测他今晚会有行动。既然他目前的床伴是我，相信他不会客气的，据说他不能三天以上没有女人，那么除非出差那三天有美女陪，否则他熬不了太久的。我对他的好奇又提升了一个层次，办公室内铁面无私地看我，那在床上呢？他如何调适好两面人的心态？还是……哈……他连上床也是一张老K脸？真的会是那样吗？哇哇哇！那可真是稀奇了；如果他真的能面不改色，我会对他致敬，并且三叩首！

我开始有点明了楼逢棠会用花瓶当秘书的原因了。

在公事处理上，也许脑袋空空的美女秘书无法做得高效率且十全十美，但在应酬上，他回收了加倍的功效。

很多难缠的客户都是在酒家谈成生意的，而重用一個美丽花蝴蝶当秘书，出入酒家有助他谈生意。

好精明的一个男人。能够“知人善任”地去把下属的能力功用发挥到极致，完全不蚀本！要我说。以前的主管就没那么精明了，只懂得养小情人，却不会善用价值；像我们这种花瓶只在床上用太浪费了，要能多角化经营才会名利双收呀！

哦喔！好一个楼逢棠。

今晚一下班，他立即要我回去打扮一下，有应酬。然后便带我来这间华丽的酒家应付日本客户了。

幸好我日文尚可，坐在日本客人中间，对他们的毛手毛脚表现出欲拒

还迎的媚态，始终像足了被吃尽豆腐，却什么也没损失；这得归功于我在田聚芳那票人之中学到了不少功夫。

当然我豆腐也不算白被吃，在约一签定后，我藉故坐回楼逢棠身边。而后来加入的小姐迷去了那票日本客的眼。我算是功成身退了，也就有足够的时间来陪楼公子耗。

全包厢内最光芒万丈的男人当然是楼公子，也就有几个小姐想挤过来。我一一瞪回去，双手栖在他肩上，娇声娇气道：

“你好坏哦，副总，这样利用我。”鼻息吹拂在他耳畔，想测试这男人的定力好到什么程度。

他一手勾住我的腰，眼中有一抹邪气，完全是风流倜傥公子哥的模样，以另一手扳了下我的下巴，道：

“你相当聪明。”

“不聪明怎么能当上你第五任秘书呢？”我明白他指的聪明是不会故作圣女在客户面前摆架子，反而顺着他心意去扮演浪女，让合约顺利签成功。

“我不会亏待你的。看来我们会合作愉快。”他低首亲了我的脸颊。

一下班，他当真是放浪形骸，我几乎要佩服起他来了。完全不复见上班时的冷绝无情。

开放他风流的一面；但我感觉得出这一面只是他放松自己的方式。在风流的表相下，他有一颗极为冷硬自闭的心，任谁也无法企及。

我极舒适地以藤蔓之姿缠在他身上，一点也没给其他女人介入的机会，百分之百占有欲的气势，这是想攀住金龟婿该有的举止；而他看来也十分享受。在他以日文与日本客户“哈啦”时，我抓起他放在我腰间的手看着，他的左手腕上戴着一只男用钻表。不是劳力士，而是经由名家设计出来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款式，价格绝不亚于劳力士，反而有品味得多；他的尾指上有一只戒指，整体看来完全符合他的身分地位，一点也不愿奢华嚣张。也不失其权威感；这男人很懂得品味，也很懂得彰显自己的气势。

也许是我一直在看他的钻表，给了他什么联想，在谈话的空档，他附在我身边：

“我会送你一个，价格不低于三十万。算是赔偿你早上的精神损失。”

“真的吗？”我适时地让双眼亮出金钱光辉，用力在他脸上兴奋地“啾”出血红唇印。

拜金女正在谢主隆恩！

他浑然不觉我给了他“好看”，只是性感十足地欺近我：“我的小礼物只值一个亲脸的吻吗？”

老实说，我的心头真的震动了下，没经过这种阵仗的我，在面对性感英俊男子的挑逗。

不热血奔腾还真说不过去。不过我会努力适应的。

“不然，要怎么感谢你才好呢？”我舔着唇，勾引他的吻。我不能主动吻他，否则生涩感会令我露出马脚。等他来吻我。我便可以由身经百战的他身上学到技巧，而且他会浑然不觉。对我而言比较安全，

但他显然没有兴趣在众目睽睽之下表演亲热，只用一种承诺的眼光道：

“今晚，你会知道我要的感谢方式。”

即使早已做好心理准备，但我的心依然不受控地狂跳起来，感谢酒店内昏暗的灯光，让我的热脸能够藏得安好。

夜已深，而我与他之间，才刚要正式开始哩。

在凌晨一点，我们送走了日本客户，然后，我上了他的车。

“我送你回去。”他说，

“不，如果我们今晚要一起共度，还是找饭店吧！”我的公寓我的床，只能有我的气息，其他人休想进驻。

他似乎有些不解，但没有坚持，一迳笑道：

“那，到我的公寓吧！”

“不麻烦的话。”也许楼公子有一间公寓专用来让女人陪他过夜的。我相信，他一定有一个地方是他自己的私人世界，也全然不让人进驻的。如果以后楼公子给的遣散费够多，也许我也可以买间套房用来与男人过夜。挺不错的，可不是。

银白色的法拉利平稳地驶向他在东区的公寓，我低头就着昏暗的光线找寻皮包内的物品。

“找什么？”

“保险套。”我掏出数种样式。

他的表情更见奇异。

“你要我用吗？你没吃药？”

可见这男人是享乐至上且不愿牺牲些许乐趣的人；听说男人都不喜戴套子。

“用套子比较安全。”我将套子一一丢回皮包内。

“我以为你会期望怀孕。”

我夸张地摇头：

“开什么玩笑；你只会要我打掉，可不会因怀孕而娶我。我干嘛想不开去怀孕？你知道我恨聪明的，我知道我是什么身分。”开玩笑；游戏要玩，生命也要顾，我没事要这种男人当丈夫做什么？顶多陪他耗上半年就很偷笑了。最重要的是不能给他传染到什么病，谁知道“身经百战”的他有没有什么花字头的病。

楼逢棠定定看着我：

“很少女人与你一般聪明。或可以说，也许你的野心更大，会吗？”

这男人始终认定女人都想抓住他，所以他的防护罩简直无坚可摧；遇到了真正不想当他妻子的我，也难怪他不信了，一味地防着我也许有更深沉的目的。

推了他一把：

“讨厌，别这样看人家嘛！我只是比别人知道自己的身分；何况你楼公子一向大方。相信不会亏待我，所以我不会为难你的，怎么反倒您不信呢？”

“是吗？”他淡笑，“路遥知马力。”

第 3 节

很难去形容不再是处女的感觉。

当然，来不及找男人先行除去那层薄膜的情况下，我的落红只得活在楼公子的床单上，不过我轻易地打发掉他的疑问。我告诉他，因为男人对女人的血有着野蛮的喜悦，因此我乐于上医院去做处女膜整型，以期让每一任